

火鸟译丛

过河人林



漓江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过河入林

〔美〕厄纳斯特·海明威 著
刁绍华 赵静男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新登字 12 号

责任编辑:宋玉成

封面设计:汪 慧

过河入林

〔美〕厄纳斯特·海明威 著

刁绍华 赵静男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新街副 291 号)

哈尔滨金太极实业公司照排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875 字数 213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57-736-6/I·174 定价:9.50 元

DP95/35

目 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8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7
第六章	32
第七章	46
第八章	57
第九章	65
第十章	86
第十一章	89
第十二章	97
第十三章.....	127
第十四章.....	135
第十五章.....	140
第十六章.....	142
第十七章.....	145
第十八章.....	149
第十九章.....	152

第二十章.....	155
第二十一章.....	158
第二十二章.....	163
第二十三章.....	167
第二十四章.....	171
第二十五章.....	174
第二十六章.....	176
第二十七章.....	179
第二十八章.....	185
第二十九章.....	189
第三十章.....	196
第三十一章.....	205
第三十二章.....	207
第三十三章.....	209
第三十四章.....	214
第三十五章.....	216
第三十六章.....	219
第三十七章.....	222
第三十八章.....	227
第三十九章.....	233
第四十章.....	236
第四十一章.....	244
第四十二章.....	250
第四十三章.....	253
第四十四章.....	256
第四十五章.....	258
译者后记.....	261

题 记

按照当今流行的观点，应该用真人来鉴别小说中的人物，但是说本书中没有真人，这似乎是对的：这里的人物及其姓名都是虚构的，部队的名称和番号也是虚构的。本书里面没有生活中的人，所描写的部队也不存在。

第一章

他们在天亮前两个小时就出发了。起初，他们过水渠时无须破冰，因为前头有别的船只。每条船上都站着一个船夫，手执长桨，在黑暗中看不见他们，只能听到溅水声。猎人坐在固定在箱盖上的折叠椅上，箱子里装着食品和子弹，而猎枪，两支，或者更多，靠在一堆木制的引诱鸭上。每条船上都有一个口袋，里面装着一两只活的母野鸭，或者一公一母；每条船上都蹲着一条狗，这些狗听到头顶上黑暗中掠过的飞禽扇动翅膀声，急得浑身发抖，焦躁不安。

四条船沿着主干渠上行，往北驶向大泻湖。第五条拐进一条支渠。现在，第六条向南转去，驶向一个覆盖着薄冰的不深的泻湖。

湖面全被冰封住；在这个无风之夜，寒流突然袭来，水面全被冻结；富有弹性的冰层在船夫用桨敲击下破碎了。它象窗子上的玻璃一样，喀嚓喀嚓地碎成小块，可是船却只能稍稍向前移动。

“把桨给我，”第六条船上的猎人说道。他立起来，站稳身子。他听见在黑暗中有鸭子飞过，而船里的狗急得团团转。他听见从北边传来冰块喀嚓喀嚓的破碎声，那是另外几条船在破冰。

“当心，”在船尾的船夫警告说。“不要把船弄翻。”

“我也是船夫，”猎人说。

他从船夫手中接过长桨，倒过来拿住桨叶，伸手用桨把向冰层砸去。他感到了坚硬的湖底，用胸部抵住宽宽的桨叶，双手攥着桨身，抽过来，然后往后一支，桨把便移到船尾，他撑船向前，压碎了冰层。船划破冰层，船底压在冰面上，这时冰层就象镜子的玻璃一样破碎了，船尾的船夫把船在水面上向前划去。

猎人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但很紧张，穿着厚厚的衣服，身上出汗了。过了一会儿，他向船夫问道：“水鼓设在什么地方？”

“那边，往左一点儿。在下一个河湾中央。”

“也许我该拐弯了吧？”

“随你的便。”

“‘随你的便’是什么意思？您知道这里有多深。水量够不够船通过？”

“谁知道？水落了。”

“我们这么磨蹭下去，天就亮了。”

船夫什么也没有回答。

“你这个笨蛋，”猎人心里想。“没关系，我们会划到的。我们已经划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如果你不愿意破冰，不想让我打鸭子，那你可真够卑鄙的了。”

“来，再使把劲儿，笨蛋，”他用英语说。

“什么？”船夫用意大利语问道。

“我说得前进。很快就天亮啦。”

可是，当他们到达设置水鼓的地方之前，天已经开始亮了。这水鼓原是一个嵌进湖底的橡木制成的大桶，四周有土堤环绕，堤的一面斜坡上长满芦苇和苔草。猎人悄悄地走上土堤，感到冻硬了芦苇茎在他的脚下折断。船夫从船里拿出折叠椅和装子弹的箱

子，递给猎人；猎人弯下腰，把它们放在桶底。

猎人穿着一双高筒水靴和一件旧的行军装，左肩上缝着一个徽标，谁都不明白这是什么徽标，从前镶着金星的领章上只留下几个浅色的点子。他下到桶里，船夫把两支枪递给了他。

他把枪立在桶壁上，在两支枪中间挂上备用的子弹带，——木桶壁上钉着两个钩子，——然后他把枪倚在子弹带两边。

“有水吗？”他问船夫。

“没有，”船夫答道。

“湖里的水可以喝吗？”

“不行。会生病的。”

猎人费劲儿地又敲冰又撑船，他渴了；他觉得要发火，但强忍住了。

“我可以到船上去帮你敲冰和放置引诱鸭吗？”

“不用，”船夫回答道。然后狂暴地把船撑到薄冰上，薄冰在船体的重压下喀嚓喀嚓地碎裂了。船夫用桨叶敲打着冰，然后把引诱鸭抛向一边和他的身后。

“他发什么火呢？”猎人想。“他太蛮横。我到这儿来一路上使劲儿干，可是他只不过划划桨而已。为什么闹起情绪来？这本来就是他份内的工作嘛。”

他调整一下折叠椅，可以自由左右转动，打开一盒子弹，往衣袋里装满子弹，然后又打开一盒，把它装进子弹带。在晨曦中晶亮的湖面上，他眼前现出黑色的船体和船夫高大的身影，——他正在用桨砸碎冰层，往船舷外抛掷引诱鸭，仿佛要摆脱掉不需要的东西似的。

天亮了。猎人看见湖那一边最近处一道低岗的轮廓。他知道，在低岗的那一边还有两个水鼓，再往前就是沼泽地，过了沼泽地便是开阔的大海。他把两支猎枪都装上子弹，心中测量着到正在

放置引诱鸭的小船的距离。

他听见身后有越来越近的扇动翅膀的声音，便蹲下身来。从木桶的边缘看去，用右手拿起身体右面的那支枪。这时，在昏暗灰色的天空下，有两只黑色的鸭子向引诱鸭斜落下来，扑棱着翅膀来减低飞行速度。他站了起来，想要向这两只鸭子射击。

他缩着头，举起枪，朝着一只鸭子飞的方向瞄准，可是接着，他不管是否击中，又从容地把枪筒抬起，朝着另一只鸭子飞的左上方瞄准——它正往左上方飞去——，一勾扳机，只见这只鸭子把两个翅膀一并，就掉到冰块中间的引诱鸭旁。他往右边扫了眼，看见了第一只鸭子——一个黑点也在那里的冰上。他知道，他打第一只鸭子时，远远地避开了船，小心地朝着它的右方开枪，而打第二只时，把枪筒抬高，等鸭子飞向左上方，向左方开枪，以免击中小船。这两枪放得极妙，既打得准，又注意到船的位置。他往枪里装子弹，对自己非常满意。

“喂，您听着，”船里的那个人朝他喊道。“别往船这边开枪！”

“哎呀，我真是个糟透了的狗崽子，”猎人暗自说道。“此后再也不敢了。”

“放置您的引诱鸭吧，”他对船里的那个人喊道。“快点儿放，您不弄完，我就不开枪。除非朝天上放。”

听不清船里的那个人回答了些什么。

“我不能理睬，”猎人暗自想。“他本来就熟悉这种事。我来的一路上干的不比他少，这他也清楚。我一生也没有打得这么准。他怎么啦？我本来要跟他一起放置引诱鸭。算了，让他见鬼去吧。”

右边的船夫还在气呼呼地敲冰和抛掷木制的引诱鸭，他的每个动作都充满仇恨。

“我不能让他把这个早晨给糟蹋了，”猎人对自己说。“如果太阳不能把冰融化，在这里就不能打得更多。也就是几只吧，所以我

绝不准他败坏我这次打猎的情绪。你不知道还能打几次鸭子，因此绝不允许把这次打猎弄糟。”

他看到，长长的沼泽带后面天空已经泛白。然后他在木桶里转过身，看了看结冻的湖面、沼泽地和远处的雪山。他坐得很低，因此看不见山脚，只见陡峭的山峰高耸在平原上。他望着远山，感到微风拂面，于是他明白了，太阳出来了，因此起风了，会把鸟儿惊动，这些鸟儿定会从海上往这里飞来。

船夫结束了放置引诱鸭的工作。这些假鸭子分成两群漂在水面上：正前方和稍稍偏左，在出太阳的那边有一群，另一群在猎人的右边。现在他往船舷外又扔出一只引诱野鸭的母鸭，拴着绳子和铅坠，这只活的引诱者把头钻进湖水里，一会儿又钻出来，把水溅到背上。

“是不是把四边儿的冰再打一打？”猎人向船夫喊道。“水面太小，鸭子不会落下来。”

船夫什么也没说，但却用桨敲击起冰层不整齐的边缘来。这种冰没有什么用，船夫清楚这一点。可是猎人却不知道，他想到：“莫名其妙，他怎么了。我绝不许他败坏我这次打猎。我必须成功，不准他破坏。如今每一枪都可能是最后一枪了，所以我绝不许这个狗娘养的把我的打猎弄糟。”“冷静，小伙子，千万别发火，”他告诫自己。

第二章

但他已不是小伙子了。他五十岁，是美国陆军步兵上校。到威尼斯来打猎的前一天，为了进行身体检查，他吞服了那么多硝化甘油，其目的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次检查吧，他这样劝说自己。

军医带着明显的不信任听了他的诉说。然而，第二次量过血压之后，毕竟还是把数字写进了病历卡。

“您明白，蒂克，”他说。“不能同意这么做；眼压和脑压这么高，这甚至是禁忌的。”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猎人说，他身为美国陆军步兵上校，曾一度当过将官，只不过是趁这个机会做个猎人。

“我早就认识您，上校。也可能好象是很早，”军医对他说。

“实际上是很早，”上校说。

“我俩好象是在编歌词，”军医说。“但是您肚子里装满了硝化甘油，因此您要注意，别撞到硬东西上，当心别让火星落到您身上。最好是您拖一根铁链，象燃料罐上那样。”

“我的心电图正常吗？”上校问道。

“您的心电图极好，上校。不比二十五岁的人差。就连十九岁

的人也不过如此。”

“那么您还要说些什么？”上校问道。

吞服了那么多硝化甘油，多少有些恶心，他急于快点好。他也急于躺下，服用了苏打。“我应该把排用防御战术手册写完，”他想。“我希望能把这件事告诉他。可是我究竟为什么不能认罪以取得法院从宽呢？你不能这么干，”他对自己说。“你应该始终一口咬定无罪。”

“您头部受过几次伤？”军医问他。

“您清楚，”上校对他说。

“我问您头上受过几次伤？”

“噢，基督啊。”他然后说：“您是作为军医还是作为我的私人保健医这么询问？”

“作为您的私人保健医。您以为我要对您做出下流的卑鄙勾当来吗？”

“不，威斯。请原谅。不过您究竟想了解什么呢？”

“您受过几次脑震荡？”

“严重的吗？”

“您失去了知觉或者什么也记不起来的时候。”

“十来次吧，”上校说。“包括打马球时从马上摔下来。轻的三次。”

“您这个可怜的老家伙，”军医说。“上校先生，”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可以走了吗？”上校问道。

“是的，先生，”军医说。“您一切正常。”

“谢谢，”上校说。“您愿意跟我一块到塔里亚蒙托河口沼泽地去打野鸭子吗？那里是几个很出色的意大利小伙子的庄园，我跟他们是在科尔蒂纳认识的。在那儿打猎妙极了。”

“是打大鹁的地方吗？”

“不。那个地方可以打真正的鸭子。这些小伙子十分出色。打猎棒极了。名符其实的鸭子。有鹁鸭、针尾鸭、绿翅鸭。甚至还能遇到大雁。不比当年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在您家乡那里差。”

“我那时二十九、三十了，竟然还是个孩子。”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您说这种自暴自弃的话。”

“我本来没想这么说。只不过是我不记得我们那里可以打鸭子。况且我是在城里长大的。”

“那更他妈的糟。你们城里的孩子都一文不值。”

“您是认真说这话的吗，上校？”

“当然不是。您很清楚，我是开玩笑。”

“您的身体完全正常，上校，”军医说。“遗憾的是我不能去打猎。我连枪都不会放。”

“算啦，”上校说。“那有何妨？我们军队里谁都不会放枪。我非常希望您和我同去。”

“我再给您一种药，补充您现在服用的。”

“难道有这种药吗？”

“说实在的，没有。他们正在琢磨呢。”

“那就让他们琢磨吧，”上校说。

“我认为您这种生活态度是极其值得称道的，先生。”

“见鬼，”上校说。“您真的不愿意跟我去吗？”

“麦迪森大道的隆山饭店里鸭子足够我吃的，”军医说。“那里夏天有冷气，冬天暖和，我用不着天亮以前就爬起来穿衣服。”

“那好吧，高贵的城里人。您永远都不能了解生活。”

“我从来也不想了解，”军医说。“您的身体完全正常，上校先生。”

“谢谢，”上校说道，转身走了。

第三章

这是前天的事。昨天他从的里雅斯特^①去威尼斯，汽车行驶在蒙法尔科内到拉蒂扎纳的旧道上，后来穿过平原。他的司机很好，他坐在前排座上，全身放松，观赏着他早年就熟悉的那些地方。

“现在样子全变了，”他想。“也许是因为距离不一样。人老啦，一切都好象变小了。可是现在道路却变好了，没有那么多灰尘。那时我在这个地方乘的是大卡车。但我们更经常步行。我当时梦寐以求的就是途中休息时头顶上能有点儿遮阳和在农家院子里找到一口井。当然，还有水渠，”他想。“我实在向往有更多的水渠。”

他们拐个弯，从一座临时的桥上渡过了塔里亚蒙托河。两岸草木青葱，远处河水较深的地方有人在钓鱼。被炸毁的桥正在修复，铆钉汽锤轰鸣。距桥八百呎的地方有一座毁坏了的住房和几栋杂用的房屋，这是隆根那当年建造的宅园，根据这片废墟来看，显

^① 意大利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区首府，位于意大利和前南斯拉夫边境，二战后一度对其归属存在争议。1947年对意和约规定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划分南北二区，A区由美英军事管辖，B区由南斯拉夫管辖。后A区归还意大利。本书中的注释一律为译者所加，以下不另注明。

然是几架中型轰炸机把自己的负载物都抛掷在这里了。

“您瞧，”司机说。“这一带，不管是桥还是火车站，周围半哩方圆全是废墟。”

“这是经验教训，”上校说。“如果你的教堂离桥八百呎，那么你就别在这里建房或教堂，别请乔托^①绘制壁画。”

“我也知道，先生，应该由此汲取教训，”司机说道。

他们驶过被毁坏的别墅，开上一条笔直的大道。路边栽着柳树，水渠里还有混浊的水，地里长满桑树。前面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两手拿着一张报纸在看。

“假如飞来的是重型轰炸机，那就会得出另外一条教训：远离一哩，”司机说。“对吗，先生？”

“如果是导弹，”上校说，“最好是躲开二百五十哩。最好是向骑自行车的按按喇叭。”

司机按了一下喇叭，那个人靠到路边去了，没有看他们一眼，也没有摸车把子。当他们驶过他身边时，上校想看看他在读什么报，但没有看见报纸的名称。

“依我看，如今在这里根本就不值得建造漂亮的房子或教堂，并且请那个人，他叫什么啦？来绘制壁画。”

“乔托。也可以是皮耶罗·德拉·弗兰西斯卡^②和曼坦那^③。还有米开朗基罗^④。”

“先生，您了解这么多画家？”司机问道。

① 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

② 皮耶罗·德拉·弗兰西斯卡（约1416—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代表画家。

③ 曼坦那（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巴杜亚画派代表画家。

④ 米开朗基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之一。